【手术刀---十六】

已经聚集了两天的水汽终于在傍晚时分汇聚成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冬雨, 五慧的冬季虽然和夏季在气温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雨水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层层绵绵, 那种仿佛洗去天地的暴雨在夏季里偶尔可见, 相反入了冬的雨水却似乎更透出温柔, 也不像林涛那年来时雨季的闷热难耐, 甚至空气中还散出些许微凉, 雨滴细密穿成稍显断续的水帘, 斜阳映照下, 城市的景色也跟着覆上了些许烟雨濛濛, 颇有些江南水乡的意境, 此时街上的行人也并不多, 大部分人都随意的坐进了附近的店铺里, 看着这场落雨悠然惬意。

警局外的街道上,正从院墙里拐出两个并肩站在伞下的人,这把伞不大,是林涛来之前特意装起来的,他知道五慧的天气雨水不定,还是带上一把比较稳妥。伞下的两个人紧紧相贴,只是分布的不太均匀,一边挤的满满当当另一边则有些空空荡荡,林涛撑着伞,还有半个肩膀露在伞外,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被打湿的肩臂,看了看秦明严严实实的被伞衣裹盖,又紧了紧手里提着的东西。

秦明知道让林涛站进伞下他肯定不会轻易答应, 便伸手想帮他分担一下手中提着的分量. 但林涛也没给他.

"不沉。"

秦明随着这话抿了抿嘴半低下头, 林涛现在早已能准确感知秦明的每一个情绪变化, 他嘴角不自觉的挑起笑意, 然后站定转过身面向身边的人, 随着林涛停住, 秦明也跟着转了过来, 只见林涛把手里的大口袋提至两人眼前, 松开了一边的提手,

"上面这个口袋里有纸包装,要是淋湿了不太好,你帮我拿一下吧。"

秦明轻轻点了点头,把口袋拿了出来,其实那只是一盒给老李带的糕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分量,但却是两个人彼此都在关照着对方心意的最佳砝码,伞还是这把伞,伞下也还是看起来不均匀的分布,只是一左一右一大一小的两个白色口袋,维系着爱意最稳定的平衡。

林涛并没有告诉老李他其实已经回到了五慧的消息,秦明问起时,他先是回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腾出时间,但在秦明些许打量的眼神中,立刻带着真是瞒不过你的表情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又掺着点仿佛小男生恶作剧般的得意,

"当然是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秦明来之前计划的培训已经在下午全部结束,两个人回去换了身衣服,一白一细格的两件衬衫前一晚就已经熨好,结果没等林涛把扣子系全,窗外就落下了雨帘。秦明站在窗前看着屋外被水色漫染的景色有些出神,林涛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窗外的雨势,虽然不算甚急但阴阴绵绵的湿露早就浸透了空气,他也跟着走到了窗前,顺手从背后环住了秦明,

"还有时间,要是今天不想去就明天再去。"

"没关系,已经准备好了就去吧。"

秦明说着覆上了还停留在腰间的手,感到耳廓被人吻过,随后林涛给秦明转了个身,笑着看向他,举了举双臂,

"帮我把袖子挽上吧。"

两个人收拾停当后, 林涛一只手提着给老李带的东西, 走近房门时半回过身, 又晃了晃另一只手里的雨伞,

"伞不大. 一会得挤挤。"

转身正想开门,却感到秦明握住了自己的手,侧头回看时,便见他又伸手给自己 掸了掸肩膀处并没有褶皱的平整,

"赵阿姨的事不用紧张,慢慢说就行。"

林涛带着笑意轻吻过秦明的额头.

"放心吧. 这一次我真的不紧张。"

从警局通向老李家的路,两个人其实都不甚熟悉,然而像这样能一起在雨中伞下有些悠然漫步的机会,其实还是第一次,被四周闲适的氛围渲染,脚步似乎也跟着慢了下来。秦明对雨的惧意也不再像是原来那般浓烈,特别是在读过林涛的信后,他偶尔也会在龙番下雨时看着窗外的廊檐上滴落的水珠出神,想要试着体会林涛在写那封信又或者每一封信时的心情,却又总觉得有哪里差了些什么。此时走在雨中,又有思恋相伴在侧,秦明觉得终是能体会到雨不同的一面,空气中带着水意的泥土清香原来闻起来还不错,他跟着深吸了一口气,肺腔里立刻充满了沁脾的自然气息,

"我一直在想,你在这里写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林涛随着这句话侧过头.

"嗯, 然后呢?"

秦明又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浮起了细淡的笑意.

"应该就是这个味道的感觉吧。"

林涛随着这个答案也笑了起来,

"其实你当个诗人也不错。"

因为没和老李提前打招呼,两个人走到店门口的时候,里面还有几位客人,左边一桌前,有三位年纪稍长一些的中年男女,旁边的桌边则坐了两位年轻女孩,老李正背对着门口忙活着,没有留意到店里的变化,两个一表人才又身姿挺拔的人一起出现在店前,不禁引得年轻女孩小有侧目,只是林涛和秦明对此毫无察觉,

两个人的重点都在老李身上,又走近了一些后,林涛直接朝着老李的背影叫了一声,

"李叔。"

老李被这声音一愣,赶忙回头一看,立刻大喜往外,虽然还有些惊讶但随即便笑的眼睛几乎都看不见.

"小伙子! 咳,不对,"老李说着赶快拍了拍嘴,

"林涛!你这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李叔,您还是就叫我小伙子吧,您叫的习惯,我也听的习惯。"林涛也跟着笑了起来,纯净的笑脸带着浓厚的暖意,还是自己熟悉的那副眉眼,老李跟着心里又是一阵激动,连连点头,只是再一看清林涛身边跟着的人,不禁添了更多惊讶,

"这...这不是大夫吗?!"

"李叔,您这记忆力还挺不错,我给您介绍介绍,他叫秦明,其实我们俩是一单位的。"林涛说着轻抚秦明的背脊,秦明也随着点头问了声好,

"所以…你们认识?"老李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关系阐述还有些没摸清头脑,声音透着迷茫,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林涛说出这句话时不自觉的带上了些许腼腆,秦明则不易察觉的抿了抿嘴唇,

"那之前是...?"老李却听的更晕,伸手揉了揉头发,

"之前是事出有因,一会儿我再慢慢给您讲。"

林涛说着又把手里提的东西都递了过去,老李连说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突然有故人造访的惊喜还没褪去,一通手忙脚乱中又赶快给两个人沏了杯水。老李店里

有客人的时候林涛依旧不打扰,和秦明两个人正坐在店铺角落的一张小桌前,翻着老李刚刚给的报纸,林涛虽然走了,但报纸老李没有退订,看着秦明坐在自己曾经最熟悉的位子上,翻着自己曾经每天最有所翘盼甚至可谓唯一希望的那份报纸,林涛却仿佛有一种像在梦境中的恍惚,他早已无心于油墨中的内容,而是像那天听秦明讲座时一般,单手托腮满眼爱意的看着对面的人。

不过除了林涛的目光,秦明总觉得还有两个眼神在不时的朝这个方向飘过来,正是来自刚刚那两个女孩,林涛背对着店里,心心念念也都只有眼前的人,自然没有这个感觉,秦明虽然有所察觉但也没多在意,只是等老李去给两个女孩添水的时候,原本有些悉索的说话声突然跟着响亮了起来,

"使不得使不得,大夫我不太清楚,小伙子那可是有对象了!"

秦明随着这话抬起眼,林涛也感觉隐约间好像是听到老李叫自己也跟着转了头,两个女孩立刻憋红脸,新添的水还没来得及喝,给了钱便匆匆跑了出去,再看另一桌的三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此时店里只剩他们三个人,老李也跟着走出去把营业的牌子给扣了过来,顺便关上了一半店门。

不一会桌子上摆出了三只酒杯和几碟家常小菜,小菜其实是邻居中午做多了,家里人临时有事回不来索性就给老李送来的,结果刚好可以用来招待林涛和秦明,老李现在觉得这就像是预示了今天要回来人的家其实是自己这边一般,兴致甚高满心欢喜,直接开了一瓶林涛带的酒准备助助兴,给俩人的杯子满上后,林涛大概讲着前因后果的时候,老李跟着连喝了几杯,林涛见势赶快拦住了他,

"李叔,您先等会再喝,我想跟您说件事。"

老李随着这话,把已经又递到嘴边的酒杯放下,然后看着他,笑里都带着慈爱,

"你说、啥事?"

林涛藏在桌子下的手却正有些局促的搓着裤子,虽然说着不紧张,但真到要坦白了还是有点犹豫该如何开口,秦明看了他一眼,轻轻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感受到这个细微的碰触,林涛仿佛瞬间被注入了信任和镇定,没等秦明收回手便被他直接握在了手心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跟着坐直,

"我想您还是把店名改回去吧,别叫手术刀了。"

老李虽然有些奇怪但也没多想,依旧笑着,

"为啥啊?这店名叫的好好的. 改回去..."

老李说到后半句,脸色稍稍起了些变化,笑意也跟着暗淡,林涛又握了握秦明的手,似乎是给自己鼓了鼓劲,

"有件事我在电话里一直没跟您说过,怎么都觉得应该当面告诉您,我…见过赵阿姨了。"

林涛说着递出了写着老李妻子地址和电话的纸条,放在他眼前,老李已经随着这句话僵在了原地,他既没看林涛,也没说话,而是低垂着眼睛盯着这张纸条出神,看不出是什么情绪,沉默了一会他深深的叹了口气,

"她...过的好吗?"

虽然老李没有看着自己,但林涛依旧摇了摇头,

"不好。"

老李的眼里瞬间蒙起一层雾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秦明只觉得林涛握住自己的手正在微微冒汗,然后又握的更紧了一些,

"李叔,能找到赵阿姨,是因为当初看到过您收在抽屉里的那张没签字的离婚申请书,我知道这种做法是自作主张,但我总觉得你们之间现在的状况,不是提早

离开的他想看到的,这句话我同样告诉过赵阿姨,"林涛说着看了一眼秦明,发现对方也在看着自己,眼神中写着肯定,他轻轻点了点头,

"我一共见过赵阿姨两次,第二次是她主动联系的我,她那时问我,是否去看过他,她还说其实自己也想去看看他,"林涛说着端起了自己眼前的酒杯,

"您收留我的这两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于公于私都无以为报,想来想去,找到赵阿姨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原本只是想知道她现在何处,可找到后眼看你们都过得不好,如果自己什么都不说也什么都不做,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只是如此一来,肯定是勾起了您和赵阿姨的伤心事,这杯酒我当自罚,"

白酒烈辣,顺着舌尖一路烧进胃里,林涛咽下以后不自觉的皱了皱眉,又继续说了下去.

"李叔,我知道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失去所以没有发言权,不过我也还没有不通世故到觉得你们能和好如初,我清楚这几乎没有可能,但赵阿姨想去看看他的心意真诚而强烈,所以我想如果,仅仅只是如果,也许你们...还能再次一起去看看他。"

老李始终没有说话,而是一直盯着空酒杯出神,不过秦明感到握着自己的手心已经不再冒汗,随后林涛转头看了过来,眼神中是如释重负的坦然,并且露出了细微的笑意,他所能做所能说的,已经拼尽了全力,无论老李作何反应,他都不会后悔。

"小伙子, 我问你, 你之前提过对象, 找回来了吗?"

沉默了半晌后, 老李却突如其来的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林涛先是有些愣怔, 随后他却露出了笑容, 温暖和煦淌着爱涌,

"李叔,我对象一直都在.他没走过。"

老李被他这笑心里一惊,眼神扫向了秦明,发现虽然他正抿着嘴唇微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表情,却透着和身边人一样的眸色。

"不是…女娃?"

老李突然一愣,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把这话说出口,看着秦明虽然依旧微低着头,神色中却似乎稍有一丝慌乱闪过,老李心里正有些后悔,林涛的声音笃定的跟着传来,

"不是。"

老李还在有些怔愣间,来回看着眼前的人,秦明的一丝慌乱已经随着林涛的话消失无踪,此时两个坦荡坚定的脸庞,看的他心里跟着百感交集,

"你们比我强啊,比我老李勇敢太多了,"老李由衷的发出了这句感慨,随后他细叹一声,继续说道,

"小伙子,你说我收留你无以为报,其实正相反,是我要感谢你,"说着他给自己的酒杯添满,

"这些年我没了儿子,一直过得乱七八糟,当初收留你其实是有私心的,"老李又叹了口气,

"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阿姨,心疼她也惦记她,几乎每天夜里都会想她过的好不好,就是怕她吃苦受罪,但我不敢找她。没了儿子的不只是我,还有她,原本我一直觉得,如果她看到我只剩痛苦,留在这个城市也只有伤心,那不如让她离开,想着她换了个地方也许就能过的好,可刚才听她过得不好,我这心里还是跟刀绞似的疼,"

老李说着抹了一把眼角, 随后他露出苦笑,

"以前一直没跟你说这些,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既然你今天跟我坦白,我也终于知道了你阿姨这些年的下落,是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才对,"

说着老李端起酒杯,又指了指门外,

"你当初让我切了心里的毒瘤,我切了,如今你让改回去…别的李叔都没的怕,只有这件事,怕是再也改回不去了。"

"李叔,我知道您和赵阿姨之间…也许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余地,不过改店名这事,还有别的原因,手术刀是我的执着,我守住了,"林涛说着也不再遮掩,直接把还握着秦明的手放到了桌面上.

"但不是您的,所以想让您改了,改成您真正想要的。"

老李看着林涛认真的眼神,只觉得仿佛那天听到让他改店名般的震撼又一次荡彻心底,他细细体味着这句话,心里还是有些纷乱,又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而放下酒杯时,却被眼前交握的双手吸引了视线,不知为何心里泛起了苦涩,还带着些许怜惜,

"你们的事...父母知道了吗?"

林涛随着这个问题身体跟着绷直,秦明则没什么变化还是那副淡然的表情,

"李叔.秦明他..."

林涛有些犹豫间,秦明却先开了口,这是今晚他第一次开口,

"李叔,我父母已经不在了,在我小时候,"

老李心中原本的苦涩怜惜立刻被无限放大,失去至亲蚀骨灼心的痛苦他感同身受,更何况还是在那般年纪,想到此老李又觉得其实自己根本无法体会秦明的经历和心情.除了直直的看着秦明,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任何话,秦明却并没有在意,

"不过在回来这里之前,我带林涛去看过他们了。"

老李突然就不知道这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只觉得眼眶泛出酸疼,眼前的两个年轻人虽然经历过的人情世故远面对过的出生入死远比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小边陲里的自己要多得多,但在他眼里,这两个人却永远只是孩子,看着他们对这份感情有着常人所不能想的坚持和纯粹,他只觉得心里翻腾着五味陈杂,随后又想起了什么,看向了林涛,

"你呢?你说这酒是你爸给我带的..."

林涛立刻眼神一虚, 有些局促的揉了揉头发, 声音也跟着越来越弱,

"我还没带秦明去见过他们..."

老李看着林涛这幅不知所措似乎被人抓住了把柄的样子,有些被气笑般脸上浮起细笑摇了摇头,

"同样是做父母的,他们会有怎样的心情我很能体会,你们自己也应该清楚,选的这条路可不好走,说俗了,哪个做父母的不盼着儿孙满堂,可是既然认了这个人,那就拿出认了的气势来,让他们知道,不是儿戏也不是玩笑,你们是认真的,"老李说着叹了口气,

"不过别看我这么说,其实也不是你李叔我多有开明,我也没读过什么书,更别提懂些是非大道理,只是儿子没了以后,我就觉得无论怎么样,都没什么比能孩子开开心心好好活着更重要,也许没有过这个经历,我也一样接受不了这种情况,"老李微微停顿了一下,两个人听得认真,谁也没有打断老李而是安静的等着他继续下去,老李又倒了一杯酒,细细的看了看秦明,又看向林涛,

"所以我也不敢保证你们的前路会怎么样,大夫是个好娃,当初我看他待你不一般本来没多想,现在再看,原来早就注定了,但终归还是要和你爸妈好好说说,不然也会是另一种遗憾,"随后老李看着面前两个表情严肃的人不禁笑了出来,

"不用这么紧张,李叔我这人虽然不迷信,但想想你们分隔那么远都能在这里又遇到,也算是很深的缘分了,想必没那么容易散,如果你爸妈死活不同意,告诉我,李叔给你们撑腰。"说着酒涨豪情的端起杯子,又是一口闷。

老李终归还是喝多了,念叨着儿子又念叨着妻子,林涛费了半天劲才算把他驾到 屋里躺平,还没把腿放上去,就听呼噜声已经充满节奏规律的响了起来,不禁苦 笑着摇了摇头,再出来时,秦明正在收拾着桌子,两个人把桌面打扫干净后,林 涛不甚熟悉的关了灯锁了门,临走前又回头看了几眼那个素白的招牌灯。

雨还没有停,但夜色已浓,挤在一把小伞下的两个人影,正倚靠在一起,林涛揽过了秦明的肩膀,雨夜的凉意空气细细轻抚着两个人鼓噪的心情,老李的一番话让人久不能平,秦明看向林涛,

"我还不想回去。"

"要不然去礼堂坐坐?"林涛其实也还不想回去,总觉得心里不断膨胀的情绪需要更宽敞的空间来承载,但是此刻还下着雨,他不想让秦明在外面久留,

"嗯。"秦明小声应道。

两个人走进礼堂的时候,里面并没有开灯,连续三天的培训让秦明对这里已经非常熟悉,走廊里的照灯透过墙壁那侧顶部的一排细窗投入,大面积飘窗的那一侧也有室外照明映射进来,倒是不显得礼堂内有多昏暗,也能看清脚下的路,两个人走上讲台坐在了边缘处,并没有留意到原本盖住了月光的乌云正在慢慢飘走,雨势也跟着减弱。

安静而宽广的空间里只有两个人, 林涛深吸了几口气, 感觉心情慢慢平复, 随后他牵过秦明的手, 细细摩挲没有说话, 秦明看着他的侧脸, 先开了口,

"回去以后,带我去见叔叔阿姨吧。"

"你确定?" 林涛看向秦明的眼神中却有些局促,虽然他自认老爸老妈从小到大没怎么干涉过他的选择,但毕竟还是十分传统的老两口儿,时不常就会鞭策一番早点成家要个孩子也是该定心的年纪了,又因为那两年的不辞而别,虽然他从来

没提过但其实一直心里都觉得对爸妈有所亏欠,这也是林涛一直没敢开口的另一个原因,只要一想到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这个选择他们可能会有的反应,心里就跟着的犯嘀咕,

"总要面对的,我不想你和叔叔阿姨间产生隔阂。"秦明说着伸手抚了抚林涛的眼角,

"也对." 林涛似乎是有些释然的深出了一口气.

"按李叔说的,既然认了你,那就应该坦坦荡荡的让他们知道,"说着他也伸手蹭了蹭秦明的脸颊,

"不过还是我先跟他们说吧,要打要骂的也先冲我来,也许气过之后就好了,又或者说不定意外的开明。"虽然最后一句其实是宽慰秦明,也算是自我麻痹,但秦明却摇了摇头,看着林涛的眼神异常认真,

"我要跟你一起去,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应该由你一个人面对,如果我连去都不敢去,又怎么能证明有多认真。"

林涛盯着秦明的眼睛,眼神里早就是一汪无边无尽的深邃爱恋,他原本想说些什么,却又觉得说什么都是苍白,直接吻住了对方的嘴唇,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更确切表达他此刻的心情,吻深沉而柔恋,一双手已经游走到了到了秦明的腰侧,对方也已经环过了自己的脖颈,两相交缠越发有些难舍难分,林涛捧过了秦明的脸庞。看着在不明亮的夜色下也显出了躁红的脸颊。

"我只是怕他们一时无法接受的话,可能会委屈你。"

"如果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必经之路的话,也不算委屈,况且是我们一起。"

秦明说话时还在微微喘息,带着些许被点燃的热欲喷洒在林涛的脸上,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话燃透了林涛的爱涌,他舔了舔嘴唇直接站了起来,顺便把秦明也扶起,后者还未站定,腰间已经被有力的臂膀环过,胸膛的紧密贴合让吻也跟

着更深入, 礼堂里空荡而静逸的空间仿佛也跟着放大了两个人的感官, 秦明只觉得脚下开始有些发软。

然而安静的氛围总会让其他声音都更加明显,只听礼堂外似乎是响起了脚步声,接着传来了对话,

"礼堂看一眼就行,明天还有活动,不用锁。"

"行、知道了。"

等巡视员的脚步随着一盏不算亮的手电筒迈进礼堂时,里面空无一人,他大概照了照讲台,随后又先朝着礼堂后面走去,一行一行的照射着座椅。

在他进来之前,两个人悄悄躲进了讲台其中一侧堆着杂物的红丝绒幕毯里,幕毯很厚,灯光照射不透,他们也只能听到巡视员的脚步声,然而此时在这个有限的狭小空间里,吻并没有停下,双方的呼吸也更加急促的喷涌,意料之外突然来了人虽然让两个人都有些惊慌,但情到浓时无法被轻易打断的爱涌,甚至随着这个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碰到的特殊情况而更加痴缠。

或许是怕不断急促的呼吸声在安静的空间里会尤为明显,林涛短暂的停了下来,两个人借着窗侧投射进来的光线,看着对方雾欲弥漫的眸色,秦明的双手还抓着林涛的衬衫而没有放手,只觉得呼吸刚刚有些均匀便又一次被堵住了唇间,随后林涛开始沿着他的脖颈不断落下细密的亲吻,其中还舔弄了几下耳垂,感觉怀里的人并没有明显的抵抗而是有些微颤着回应自己的吻所落下的触感,林涛的动作开始大胆,他的手沿着秦明的腰线向下,撩开了塞在裤子里的衬衫,手掌开始游走在背脊的皮肤上,吻已经换到了另一侧的脖颈,夹在秦明双腿间敏感部位的大腿又开始了细细的蹭弄,却感到原本喷洒在自己颈窝上温热呼吸突然停住,林涛也跟着停下了耳根的吻看向秦明。

为了不发出声音被单手捂住的脸上露出的双眼里,正不断涌出被欲望撩拨的爱意,秦明拼命想要止住发出声音的样子透着另一种禁欲的性感,让林涛忍不住拿开他的手重新覆上他的嘴唇。被欲望点燃的鼻息急促不断的喷洒在对方脸上,两相交汇的炙热呼吸仿佛深深吸引着对方的磁石,秦明只觉得自己的理智也随着林涛的呼吸被蒸腾的眩晕。

礼堂里的巡视员还没有离开,脚步声继续传来,讲台后幕毯下的阴影里,原本痴缠的吻已经开始带着身体都散发出弥热的气息,秦明甚至觉得自己身后靠着的墙面都已经被不断上升的体温烘腾出了温热,背脊上不断游走的熟悉手掌触感已经有一只滑到了胸前,一阵摩挲过敏感部位的细微痉挛感让他差点从声带间漏出一拍音节,哪怕被吻封堵的唇间早就没了任何间隙。

衬衫扣子被一颗一颗解开, 林涛的吻有些留恋不舍的离开了嘴唇开始沿着颈线向下, 秦明又一次不自觉的伸手捂住了嘴, 月光下已经坚挺的点蕊酥红诱人, 让林涛忍不住有些坏心的用舌尖细细拨弄, 脚下瘫软无力的酥麻感立刻上涌, 秦明只觉得自己被温热的怀抱从背后环揽过身体, 熟悉的双臂捧握住腰肢, 交付了全部的重量后仅有的理智意识到一只手已经抵挡不了一直试图逃脱的漏音, 他跟着又覆上了另外一只。

林涛的吻正不断从耳后脖颈处细密传来,双手游走在秦明此时已经完全敞露的胸前,衬衫已经被半脱到了肩臂处,透过这一侧窗外投射进来的月光此时已经显出了皎洁,原本覆盖而上的云层正慢慢消散,被挡住的光亮直投进来,一层冷色却都仿佛被包裹着两个人仿若炙焰的爱欲浸染了温度一般,给幕毯的里侧映透出些许粉烈的光晕。

终于听到巡视员离开后礼堂门关闭的声音,秦明声带里再也忍不住的呻吟声细碎流出,因为巡视员的突然到来所一起带来的紧绷终于消失后,全部化为了更加突涌的快感。漏音的喘息声即便已经听过无数次,却在此时更显出让人血脉喷张的挑逗,一下一下撩拨着林涛理智的残弦,他停不下手里摩挲的动作,秦明此时半侧着头靠在自己颈窝里的潮红脸颊被月色浸染着冷艳,眼神里却流露着让人疯狂的旖旎,林涛忍不住将怀里的人重新抱回身前,低头吻了下去。只觉得秦明的嘴唇在自己的舌尖仿佛要融化般发散着糖香甜腻,面对不断游走在腔壁舌尖的挑弄毫不抵抗,任由着他肆意占领。

"对不起,虽然不应该让你在这种地方,但我真的忍不住了。"秦明感到裤子拉链已经随着这句话被解开,随着掉落的面料质感滑过腿部肌肤聚集在脚踝处,温热的手掌正沿着下腹的肌肤探进内裤,手指顺着臀线一路游走进了已经有些湿润的暖穴,

"…没…没关系…唔…"理智已经断弦,欲望冲荡在每一根血管,秦明第一次知道焚身的渴求是怎样的体验,他虽然依旧对在如此陌生又不算完全密闭的环境里做着如此事情感到难掩的羞耻,但因为对方是林涛,他始终放不开环抱的双臂,这种

羞耻同时刺激着他更加敏感的反应,秦明深知忍不住的人并不只有林涛一个,自己也在索求着这种此刻更显禁忌的快感。

林涛随手拉过一把放在旁边的椅子,秦明早就失去了力气的双腿也随着腰部支撑的下移一起坐了下去,林涛只觉得在左腿上覆下的一片温热中,似乎还带着些许黏腻的湿意,秦明正有些粗喘着半靠在自己的胸前,林涛眼带着爱怜伸手抚过他躁红的脸颊,秦明却握住了他的手,放在唇边细细的吻了几下,似乎是随着短暂的休息积攒了一些力量,随后他站了起来,跨坐在了林涛的双腿上,又捧过了对方的脸,跟着在唇边吻了一下,

"只坐一侧我怕太重了。"

林涛随着这句话,将秦明往前揽了揽,两相早已挺翘的赤裸热意也跟着紧贴,秦明全身随之一僵,

"但是像现在这样坐着,更危险。"

林涛的眼里带着皎洁的笑意,和此时投映进来的月色一般,但他依旧只是看着秦明,并没有动作,眼神里欲望冲荡的眸色下,写着认真的询问,

"真的可以在这里吗?"

秦明看着眼前的人,这个询问虽然不像第一次是那般小心翼翼,但是呵护疼惜永远照顾着自己的心意却不曾有过任何改变,林涛对于希望秦明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他不会后悔的表述,从来不只是说说而已,即便是已经到了就像此时这一步,即便早就跨过了交合的节点,但他却从来没有一刻在爱情中因为有恃无恐而疏忽过在惜尊重自己的初衷,秦明只觉得心里泛出了不断翻腾的回响,如此之人哪怕前路再荆棘也绝不会放手让他一个人走,思及此秦明也同样认真的回望着林涛的双眼,

"因为是你,哪里都可以。"

这句话在林涛心里也跟着激荡出涟漪,'因为是你'对林涛而言意义本就非比寻常,此时此刻再次响起在耳边时,又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铭记,秦明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的肯定着他肯定着这份感情也肯定着可期的未来,哪怕前路再险阻也要牢牵住手心里的温度不会再让他独自寒冷。

灌漫进下体的热意因为上半身直立的体重附加而显得更为深入,每一下都仿佛是要冲顶破理智的残层,胸前还在不断涌上带着湿热的舔吻,一双有力的臂膀始终支持着秦明越来越软的腰肢,意识纷乱中秦明无意间发现原本紧密包裹看不到外面的幕毯随着下坠惯性隐约露出了一道细边,此时他的角度可以看到这几天一直用过的那张桌子,无法抗拒的羞耻感立刻变成了一阵突涌的快意汇聚成细微的痉挛。

粗喘中秦明试图让自己不要去在意这个空间,然而随着下体内被一股奔涌的热流填满,身体立刻对每一寸覆盖而上的空气都变的异常敏感,这种充斥的撩拨让他情不自禁的用还没能从热涌中停下细颤的双手捧过林涛的脸,两相对视中的爱欲漫漫溢溢,就仿佛浸灌体内却又早已承载不住正在不断从股间滴落的乳白,然后低头深吻了下去。

终于幕毯里的狭小空间似乎是承载不住鼓噪漫涌的欲望,秦明只觉得被人抱起,然后整个礼堂展现在眼前,林涛轻轻将他放在了讲台上那张自己用过了三天的桌子上,随着半躺时背脊处传来的冰凉触感却像是放大器一般,秦明不禁又是一阵细颤。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林涛的双手将秦明的背脊与桌面分开,两腔热膛紧紧相贴,随着在唇间脖颈落下的碎吻而漏音的喘息在更加空荡的环境里甚至散出了细细的回声,

"当真哪里都可以?"林涛抬起脸,原本还带着的笑意却在看到身下的人已经有些失焦的眼神时,立刻被心里泛起的一阵歉意替代,他将秦明抱起,让他坐在桌侧,带着浓烈疼惜吻过他的脸颊,

"果然还是觉得不应该让你在这种地方. 算..."

话音未落,却被人凑近前的吻给堵了回去,随后秦明捧过了林涛的脸,带着稠烈的情意看着他.

"不要说算了,在这里做这件事,就是想告诉你,我的认真到底是怎样一种程度。" 林涛只觉得心底涌漫的感情此刻就像是九天奔腾而下的瀑流,他深深吻过怀里的人,真挚的看着秦明,

"你并不需要什么证明,我一直知道你的认真是怎样一种程度,从来没有过一刻怀疑。"

秦明也同样真挚的回望着林涛,

"那如果我说和想要证明什么无关,只是单纯的我愿意呢?"

丝丝缕缕的细微呻吟交缠着地板上随着体内热意的抽插所规律带响的吱吱呀呀, 秦明只觉得自己这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便应该是现在,一件完全超脱 了自己长久以来伦理道德标线的情事,然而在快感的冲荡中看着眼前同样有着严 格自律却又甘愿陪伴着他一起疯狂的人,秦明并不觉得后悔。自己的人生随着林 涛的出现所带来的一切改变,所想要告诉他的一切话语,都包含在此时此刻这场 毫不保留的欲恋中。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月光似乎因为又深了的夜色而显得更加明亮,秦明只觉得浑身无力,正软塌塌的靠在林涛怀里,两个人此时坐在林涛那天看着自己讲座的位子上,目光扫做讲台上的那张小桌时,想到刚刚在那里大胆却又耻燥的交合,全身跟着再一阵潮涌,秦明试图集中精神,伸手握住了林涛正在给自己系着衬衣纽扣的手,但回身看向他时脸颊上还在不断聚集的蹿红在月光下都透着娇艳,声音也越来越轻,

"是不是...应该擦一下地板..."

林涛看着眼前人这幅模样,只觉得明明已经肆意释放过的热涌又一次开始聚集,他加快了手里系着纽扣的动作,然后凑近了秦明的耳边,

"已经处理过了,不用担心。"随后在耳廓上跟着舔过,

秦明被这个触感又一次撩拨,原本体内还没散去的潮涌跟着冲荡,他抿着嘴唇坚持要坐直,林涛看着他的反应虽然脸上带着些许调笑,但并没有再逗他,系好了最后一颗扣子后,站起身的同时牵过了秦明的手.

"走得动吗?回去吧。"

秦明点了点头,也站了起来,却脚下发软跟着一个踉跄,整个人跌入了林涛的暖怀,腰间立刻被熟悉有利的双臂环绕,

"别急,走不动就再歇会,"秦明也确实没再动,依旧靠在林涛怀里,只是因为腿上无力两个人贴的异常紧密,包括下体的敏感部位。

"但最好你能先坐下,要是像现在这样我真没自信能忍住,那也就别想回去了。" 软糯温热在怀,又聚集的热涌还没有散去便被贴上,再想到自己刚刚才亲手给人 系好了衬衫扣,林涛有些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

秦明却随着这话先是微微一愣,然后他轻轻挣扎着离开了怀抱,虽然脚下还有些不稳,但依旧迈开步子牵着林涛往外走,跟着犯愣的人换成了林涛,

"我就是说说。你…"

秦明没等林涛说完也开了口,虽然声音依旧轻细,但是在安静的夜色中林涛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明天上午的安排可以改时间。"

林涛几秒后才回过神,带着笑意细细看了看还走在前面牵着自己的人,随后舔了舔嘴唇.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月色下走出礼堂时才发现,雨,已经停了。

第二天上午原计划的活动,秦明确实没参加,不仅他没参加,林涛也没去。临近十点秦明才微微转醒,半梦半醒间只觉得全身无力腰肢酸疼,但他还是勉强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间轻轻吻过林涛的唇边,跟着贴进了原本也还紧紧环绕着自己的怀抱里,又闭上眼睛安稳的睡了过去。

此时窗外的五慧, 阳光正好。